

大同府志卷之二十六

大同府知府吳輔宏纂輯

藝文一

晉摯虞始輯詩賦以下各爲條貫彙成一書厥後文集
總鈔作者繼軌經籍藝文志錄之備矣郡縣志載藝文
非總集類也義緣地起將以察政治覽士風故不猷博
取焉志藝文

疏文

明
謝予告疏

王家屏

奏爲恭陳謝悃事竊念臣居平尸素碌碌無所短長臨事

大同府志

卷之二十六

藝文

一

周章期期罔克將順犯顏逆耳數千不測之威藏疾納汙
特荷兼容之度驚魂稍定宿疾殷纏蓐臥將及於五旬疏
詞殆窮於累牘苦下情之難達幸天意之終從麋鹿山林
既遂歸田之願驂駢道路更叨乘傳之榮去住曾何繫於
重輕生成茲已全於終始臣不勝感激縉戀之至

訓練疏

方逢時

臣聞訓練者治兵之良法也不可一日忘所事事而使廢
弛以滋弊也臣請推本言之國初三鎮之兵隸之衛所統
以行都司都司之官卽主帥也衛所之官卽偏裨也惟有
重大征討則特令大將掛印總兵而行事寧則將歸京師

兵還衛所將無專擅兵無久勞法莫善焉洪永以後烽烟
曰棘大將之設遂成常員鎮守權重都統勢輕衛所精銳
悉從抽選於是正奇參守之官設而衛所徒存老家之名
此兵法之初變所由以始弱也歷年既久大將或不得其
人訓練無法紀律舛謬士馬之死亡者不補逃散者不復
尺籍徒存部曲虛耗間有健將急治目前或扣官餉或捐
私財召募勇壯優加恩養多者千人少者數百名爲家丁
扼敵衝鋒幸功追罪原抽衛所之兵徒備擺守供奔走名
爲營軍鮮堪戰陣此兵法之再變所由以遂弱也今建白
之臣未究其原而建爲合營操練之舉臣愚以爲此正奇

大同府志

卷之二十六

藝文

二

參守之兵又將變而士卒將益弱矣夫合營可暫而不可
久可施之於新集召募之衆未可施之封疆鎮守之兵且
非能盡一鎮而合之也蓋正兵馬步幾五千餘奇兵馬步
幾四十餘參遊馬步各三千餘正奇三鎮各一參將則大
同八宣府七山西六遊擊則大同四宣府三山西一三鎮
而外西起偏老中紆雲谷北極獨石東連薊鎮延袤幾三
千餘里各營之兵畫地分守遠近不同有四五百里者有
二三百里者近者亦六七十里每遇合營除存畱防守之
外亦惟抽取壯健千百餘人操弓矢赴期會聽號令受約
束而已况百里合營數往數返人痛馬瘠飲食安宿靡所

資託將無久駐之志士有速散之心所合之兵雖以勇壯自居所畱之衆卽以怯懦自委勞逸形殊榮辱情異如是而望士馬之精強非臣所能知也爲今之計衛所之制不可復矣正竒參遊法制俱存可以有爲惟在加之意耳夫一營之士不能皆盡強亦不皆盡弱也分配得宜教習有方部伍既定紀律不紊其心旣一其力自齊不必他有更張而勇氣可振臣愚以爲營不必合也惟當慎擇正副參遊之官授以專責各將本營之卒不論軍卒家丁通行較其勇怯老弱疾病悉行汰革逃亡空缺悉行選補量才器使弓矢戈戟劍楯火砲挺刃因能而授擇其善者爲之師

大同府志

卷之二十六

藝文

三

以教之曰省而月試將領之賢能者則久其任雖至十年可也崇其秩雖至督帥可也如是則將有定志士有定伍器有定習而軍威可振矣其稽察試驗則屬之守巡兵備就近舉行總督撫鎮之臣於春秋之隙間調通閱以耀武揚威視成而行賞罰如此則訓練舉矣

國朝

請免衛所屯田起科疏畧

佟養量

看得雲鎮地處極邊山高風猛種遲霜早南府桃李開謝北地萌芽纔生則天時不若也腹裏肥膏每畝收糧二三石所謂寸金寸土雲屬土壤沙磧每畝地價不過二三錢遇雨暘時若之際收四斗者便稱有年則地利不若也况

值逆闖變後繼以水旱不時復值姜匪兵戈擾攘人民顛沛不惟當事者確知 諸王公大人所親歷而目覩者若再與腹裏州縣同科竊恐加多而並廢其少取盈而反致其虧夫有人斯有財損下卽所以益上也伏乞

勅部議覆

釐正恒山祀典疏

粘本盛

題爲祀典係治統道統攸關恭請

睿鑒釐正以光盛治以慰人心事其一北嶽之祀典當議禮記云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臣隨

郊祀地壇見嶽鎮海瀆皆於方澤配祭正與禮記相符書言

大同府志

卷之二十六

藝文

四

舜朔巡狩至於北嶽註謂恒山也攷一統志大同府渾源州有恒山水經曰恒嶽其山高接雲漢懸崖峭壁誠域中奧區也後俗傳恒嶽之石飛至正定曲陽縣詫爲神奇遂移祀曲陽夫渾源恒山表自唐虞允爲北方重鎮是稱北嶽乃歷代建祀駕言飛石實爲荒唐不經載考石晉以渾源不入版圖遂無從釐正迄宋亦未混一仍祀曲陽亦因陋就簡之圖似非一統盛治所宜夫辨方正位渾源於四嶽爲正北曲陽稍在其東
國家建都於燕曲陽在
神京之南渾源在

神京之北爲

國家屏藩且其洞巖聳邃信神靈之所窟宅禋國庇民莫大於此旣稱北嶽而禋祀弗及允爲缺典况我

朝統一疆宇版圖益越前代不祀渾源而祀曲陽似爲未協伏乞

睿鑒勅部酌議釐正以崇昭一統之義於治理實有賴焉

請改大同鄉試分中之例疏 汪 灝

竊惟晉省鄉試例中舉人五十三名向因大同一府地近邊隅讀書人少另編同字號於五十三名之內額中二名此亦愛惜邊士不忍使之脫榜至意也臣去秋歲試大同

大同府志

卷之二十六

藝文

五

府屬據舉貢衿監呈稱

皇上深仁厚澤加意作人鄉額屢經增益山西別府均得多售獨大同仍限兩名不得均霑普惠請除分中之例與通省文卷一體較取臣以首試大同其太原等府尚未遍歷人文未辨高下不敢遽 題今五府三州俱經考較且邊士久沐

皇上教澤鼓勵日新大同人文果勝於前茲臣科試復據舉人沈奎等公懇並大同府知府葉九思詳查前來臣謹援福建總督郭世隆請臺灣撤去另號通省均中一疏前經部覆奉

旨依議之例會同晉撫臣噶合詞具題應否將大同舊編同字號照臺灣例撤去並不限中名數總於四府三州內一體編號聽中多寡使其爭自濯磨以宏作養臣不敢擅專伏候

勅部議覆施行

論

國朝
興紡織論

周凌曩

惟耕與織王政之大端誠以生民所求遂者莫如飽煖所冀免者無如饑寒故曰一夫不耕或授之饑一女弗織或授之寒夫饑寒自不耕不織者貽之而飽煖自耕織者獲

大同府志

卷之二十六

藝文

六

之夫復何疑所以古帝王治化累洽之鄉男耕女織習而安焉十室九盈良有以也獨雲朔諸郡但知有耕不知有織天寒地冷不能樹桑養蠶固其所耳而棉布亦以粟易則惑之甚且雲地瘠薄耕之所獲卽逢年不過三五分每布值需穀五六斗甚至八九斗一石不等以二三畝之所獲僅供一布之費數口之家需布若干用需若干竭終歲勤動而不能抵償布債者所在皆是况山林川澤之利一無所有賦稅取足於耕賓客取足於耕婚喪取足於耕一家之中衆人坐享百事耗費一夫胼胝爲力幾何焉得不得敝因而娶一婦曰苦生一女曰累夫婦女亦何苦累之有

有婦女而不任之以事則眞苦累矣問婦女何事曰紡卽其事織卽其事予妻素善紡欲創其事以爲倡奈多病兼有目疾致徒拖虛願者數年今歲幸稍蘇先令婦女學紡工旣成爰訪寄居祁縣人侯姓者其婦能織又得文水縣作籠器岳姓者復爲指示予參二縣之成法備作器具而其事竟成計其費花二勛值布之少半而織成之布長四丈五尺廣一尺五寸較市布更不同噫人果精熟此藝世守勿失勤則可以輸國課可以供賓客可以濟婚喪情亦可以備數口衣服之需將見向之苦累者今且爲輔爲助焉或曰此地無花外來者粗惡不堪奈何曰精細者不來

大同府志

卷之二十六

藝文

七

但因紡織不興耳若紡織者多當必有貿遷而至者請勿憂或又曰君子務其遠者大者小人務其小者近者子舍遠大而務紡織之近小毋乃用其心於不必用之地乎曰君子爲天下謀飽煖未嘗不爲一已免饑寒今以紡織爲務亦君子求諸已之一事也且雲朔之地非近小也設人皆不謬子言百唱千和變寒谷爲春臺與齊魯晉衛諸鄉共慶豐盈不數年間事耳又豈止一身一家之計哉是所急望於同志者時康熙庚子書

議

國朝
礦害議

宋起鳳

明神宗晚年主權稅開採之議遣中使四出靈邑其一也故老身經是役者至今能詳述之方使至平昔一二無賴礦徒偷竊遺砂未厭所欲利公家名目相率投中涓所號曰爐頭招集四方逃亡惡少人各領一隊屬其指使凡度地脉辨土色舉火鑿石淘沙汰鉛運煤發粟諸事悉以聽計一曰力公家額給工資爲爐頭中涓內外人役朋扣差半在山洞力役者終歲腰斤鎚鑿首戴火炬足踏流泉不知天曰陰晴寒燠其人竟同羅刹鬼蜮惟日給食米黃蘗充腹而已並半扣工資杳然不聞此害在工作之民窮遠難告有如此其偏近城鄉者私計邑中素封之家幾戶陰

受中使票僉應役一切易煤粟市鉛確發脚力匠作諸器用咸取責焉始則陽付諸項價銀誘其承領辦置繼而日取給不復吐一人之力有限於是更相牽引數人而供一役數家而理一事薪米食貨減值勒償驢畜牛馬計口分派鄉村夜不貼席山莊日事推求農荒婦嘆漸次逃徙城鄉之苦於告而無聞者與深山下里同更有奸民逋賦搆訟自度難免於法陰結爐頭冒稱工作人役曠歲不至邑庭數與長吏抗里胥或催呼迫切則糾礦徒毆斃窮谷中莫敢問卽有訴於令不旋踵中涓以片紙奪去故窮民死於溝壑而奸人肆其凶焰道路咨嗟相視以目流毒曷可

勝言卽以其利較之初年礦役興每砂一礮煉銀二三錢不等除爐火工料外日輸公家銀約二錢而傾錠裝鞘撥夫交帑之費不與焉歲計輸納有益以爲開採係自然之利不擾民不病國公私交便策無善於此者由是礦役日盛靈邑彈丸首見破敗昔之所謂匠作諸人鄉村頭畜漸驅而逃人力不支地脉盡洩凡山中礦道紆回數十里非頑石不可攻卽水泉澎發動深尺許人裸行穴間日夜鎚挖不休所出礦砂及入礮煅煉後僅得錢餘會計工費反倍之歲額坐困向之爐頭諸惡少又共出詐術慫恿中使謂爐利減少公家役使頭緒繁多之故莫若擇土著富厚大同府志

卷之二十六 藝文

九

里民令其一意督率凡食用工資槩付諸彼按日計礮課銀四五錢一轉易間公帑不虞其縮自是里中諸大戶始而鬻田產再而易牛畜再而發窖粟賣子質婦家無餘藏究至身斃而後已中使目睹垂亡若是始幡然上開採無利狀乃中輟焉斯皆害在當時鑿鑿人口傳戒子孫而飲恨無已者迨其後數十年來礦洞空虛山靈消歇地氣春秋每一騰伏則歲必大震震則雷碾車轂聲民舍城垣屢爲摧毀其間人文阻喪三四十年間無一爇發邑之凋殘困苦至今猶指遺礦諸山爲怨藪云

宋 黃州回還太守畢仲遠啟

蘇軾

五年嚴譴已甘魚鳥之鄉一舸生還復與縉紳之末屢將
通問輒復自疑方茲入境之初遽已誨音之辱披緘驚眩
撫已汗惶恭惟某官師帥斯民表儀多士道德龔黃之右
牢圍坐空風流王謝之間嘯歌自得豈特居人之安堵固
將遷客之忘歸路轉湖陰益聽風謠之美神馳鈴下如聞
警欬之音瞻詠實勞敷宣罔既

明 答馮司理請修誌啟

王濬初

伏以天開形勝節臺控表裏山河地闢輿圖冊府炳旂常
日月文獻足徵昭代編摩允藉名流豈是鰕生可參鴻制

大同府志

卷之二十六

藝文

十

粵稽禹貢惟并冀夙號上游自入職方與宣雲並稱重地
爰開制府兼總塞垣連數千里之金城湯池咸歸四履舉
百萬衆之五符尺籍盡屬中權遡建牙以來修防戰守之
機張弛互用凡受鉞而理得失成敗之故法戒攸存藉非
徵信之文曷著綏寧之績時如有待文乃在茲恭惟台臺
學富邱墳望隆山斗南金竹箭品重楚材刻羽引商調高
郢和黃堂司理暫弭節於雲中丹陛徵賢佇聯班於日下
適幕府創修郡誌書局新開推明公獨主詞壇史才彙集
何知謏陋亦荷徵求目僅一丁莫副懷鉛之志胸無二酉
寧堪載筆之勞矧偃蹇於棘圍復蹉跎於薇省壯心猶在

驥伏櫪以長鳴舊殖盡荒豕渡河而莫辨詎有藏山之業
比於懸市之書賴秉如椽藉東里之潤色兼資充棟效西
觀之搜羅卽未窺全豹之班亦可備一狐之腋第虞塞白
坐耗餐錢况未殺青敢居聘幣肅茲控謝尙冀矜原以旂
以旃業拜招延之命爲袞爲鉞行觀筆削之成稟仰惟殷
敷宣罔旣

國朝

預除螞蚱遺種稟啟

郭磊

竊惟今歲關外山上螞蚱躍入田中傷損穀苗雖卽時撲
滅難保無遺種於地中爲來年之害職生長中州螞蚱之
性素所深知察其遺種每有堅實之處如地之頭起路之

大同府志

卷之二十六

藝文

十一

兩旁田中小道爲多微物有知似因耕犁不及不能傷其
遺種且雖有雨雪其門孔不易塗塞也今欲掘去其種恐
不勝掘惟於春月冰消得雨後螞蚱種已有生機宜查前
歲螞蚱蕃多之處將地之頭起路之兩傍並一切大小路
一槩犁起荒塆盡行動移螞蚱遺種一透春風定然不生
更有請者螞蚱與蝗原非一種螞蚱生於荒山因今年天
氣過暑山上草枯始跳入田中今除枯山不議外凡平日
有草常生螞蚱之山就山麓下豫掘長溝俟夏至前後山
上螞蚱生時卽雇人夫自上而下趕入溝內壓之以土不
過數次死者十之七八矣至於種田之法近山傍溝之地

種夏田螞蚱生時夏田已收傍夏田處種高糧高糧粗勁
螞蚱不能傷傍高糧處種豆豆葉澁苦螞蚱不食傍豆處
種黍黍苗微酸不如草味帶甘螞蚱亦不甚吃惟穀與草
無異今歲螞蚱專傷穀苗其明驗也故必遠山近村之地
始種穀縱能踰溝爲害而沿地俱畧有草亦不至傷穀矣
設偶有疎防致螞蚱入穀地則撲之之法亦與撲蝗不同
蓋蝗飛一順而成羣而螞蚱則亂飛亂跳蝗飛甚高螞蚱
跳不過一尺飛不過二尺宜用撲蝻之法畧加變通如南
北地身則於地頭掘溝深二尺寬一尺五寸其土置之溝
外臨撲時量地之寬窄定人數之多寡如南頭掘溝則從
北頭撲起人持撲鞋木板樹條連撲帶趕從容追逐急則
橫跳不前矣趕近溝丈餘時一齊緊撲緊趕擁入溝內恐
其飛過溝外則先於溝外土上使人手持掃帚柳枝向溝
內撲打螞蚱入溝遂用脚蹙土壓之又下溝內踏之致其
不能蠕動復活一撲之後或有跳入兩邊地內者第二回
先於兩邊地內趕逐一番令其復回此地然後照前法撲
逐不過三四次螞蚱必無遺類矣今年卑縣北土嶺螞蚱
數日卽行淨盡者卽如此辦法也

覆通飭興修農田水利等事宜稟啟 吳 炳

乾隆三十三年七月二十七日接奉本府信票轉蒙大人

憲牌通飭興舉農田水利修理道路津梁以益民生以便
行旅頒發水利事宜十二條勉諸有司以職分當爲之事
共期爲千百世不可泯之人慎勿視爲泛常虛府故事如
有因地制宜之策相時度勢之方各抒所見繪圖貼說據
實稟聞以憑分派賢員往勘倘稍有粉飾怠忽 滋生事
端者定卽按照溺職例嚴叅不貸等因蒙此職 尋繹仰
見大人注念國計民生苦口婆心指陳痛切地方有司苟
非木石能不悚惶職現司應牧謹當就應言應謬抒蠡管
之見恭候察核伏查三代井田之制方里畫井開溝四尺
十里爲成開洫八尺百里爲同開澮二尋蓋捐膏腴之地

大同府志

卷之二十六

藝文

十三

損賦稅之人以治溝洫自四尺以迄二尋故能時其蓄洩
以備水旱自秦開阡陌廢井田任民佔耕溝洫之制遂以
大壞兩漢代興司國計者畱心民瘼知井田難復乃因山
澤之利引水灌田創爲水利之說以代溝洫圳澮之制唐
宋以來代有訐謨其大要不外興水利除水害二策興水
利者先期瀦蓄遇旱澆灌恒暘不致成災除水害者開濬
水槽預備宣洩靈霖不虞漲溢二者似屬分途而其實水
槽深通潦可免漫漫者旱卽可免焦枯是除害卽所以興
利二者殊途而同歸也應州東西北三面地俱平坦惟南
面層巒疊嶂地勢更高東有渾河發源渾源州之神頭村

由州屬寺家莊入境經安樂營過南柳會等村計行州境六十二里至大同縣之小長城出境西有桑乾河發源馬邑縣之洪濤山過山陰地方由州屬梁亭村入境經北賈寨過屯兒莊等村計行州境四十七里至大同縣之小村兒出境職親加躡驗渾河兩岸田地俱較河身高三四五六尺不等桑乾河兩岸田地俱較河身高四五尺至八九尺不等此二河者雨缺則細流如帶不能上引入地連雨則驚濤急漲間或漫溢兩岸或倒灌小溪然亦隨漲隨落不崇朝而歸槽安貼伏讀鈞諭有云地高不可爲渠鮮有收河之利者正此類也南路靠山一帶山脚下湖峪馬蘭

大同府志

卷之二十六

藝文

十四

峙峪大山門小山門茹越小石大石北婁等口俱有泉水流出時當無雨水不甚旺近山村莊各築壩阻水澆田離口稍遠者槩不得霑其利一遇大雨時行地嫌水多卽拆壩放水以鄰爲壑下游咸受其害水少則爭之不來水溢則推之不去總由向來未開官渠聽民各自逐段踞佔以致渠不貫通水無歸宿水縮之時尚有近山數村得專壩水之利而北面村莊少雨則受旱乾之害連雨則受淹浸之害及今不治年復一年不止爲患田廬勢必致商旅阻滯驛遞稽延誠不可不亟爲籌算也職遍歷諸口逐細跟查詢問紳士耆民有舊渠湮沒者如大石口一水經過張

家寨城下莊等村向有舊渠今復佔種禾稼阻塞水道應循照故址開挖深通也有舊渠短窄者如湖峪口一水除下疇望岩二村有渠外下流大西頭以北卽散漫無歸常虞漲溢今應接連挑濬也有應徑入桑渾二大河者如北婁大石之可以直趨渾河茹越小石湖峪之可以直趨桑乾是也有應由小溪折入大河者如峙峪山門馬蘭等水俱可由鹽河入桑乾是也各水情形不一均宜官爲經理再搜查歷年分水塵案有一日中按時分灌點香爲度如北婁等村之分用北婁口水是也有一月中按日四六分灌周而復始如南曹山上乾港之分用茹越口水是也有

大同府志

卷之二十六

藝文

十五

數年中按年分灌周而復始如南曹山上下乾港之分別二年三年輪用峙峪口小山門等水是也蓋由山口水泉微細村落繁多勢難遍溉向只近口數村自立渠壩專利已久均有歷任府州斷案存據此時官爲接連開渠引入大河將來卽遇連雨漲發各自安流不致溢出爲害並請飭近渠村莊除前經官斷原有舊壩外其餘只許自開支渠引灌不許水少則築壩阻攔水多又拆壩決放貽禍鄰村其渠道所佔地畝或於合村公地內撥補或遵照奉頒條欵勸令得資灌溉之各地主派量畝分照所毀數目補償如肯情愿捐輸依例申請旌獎所需人工飯食酌擬勸

諭田主派費佃戶幫工但目下收穫事忙未暇集議請俟九月農隙後職單騎減從親詣渠道經行處所相度地勢面同紳衿父老從長商妥辦理仍俟事竣後造冊中報各衙門備案每年於四月農時挑濬一次定爲善後章程永遠遵行至開井泉挖塘等事皆所以備旱潦詢問土著居民雖據僉稱州境南路地高掘三四丈至八九丈不等方可及泉底土虛鬆必須甄砌每井一圓須工木錢約十千上下只可灌地五六畝費多利微北路地勢畧低見泉稍易又因地多鹽鹹水味苦鹹澆地反損田苗是以開井甚少塘浦須結實地土方可瀦水應州沙地十之七八

大同府志

卷之二十六

藝文

十六

泥土俗稱膠地不過十之二三膠地價貴畱種田禾不肯刨挖塘浦沙地脈疎滲漏水難停蓄所以向未開塘等情職躡看水渠之便隨復測量井水南路近城村莊亦有開二三丈卽見泉者北路不近河村莊亦儘有水不苦鹹者總之愚民因循怠惰難與更新現辦開渠工程容俟開畢後勸諭確驗井眼淺深核算本利多寡再行次第興舉境內渾河所過路徑僻左未設橋梁桑乾河係通山陰懷仁大同等處大道公文行旅絡繹不絕舊有白堂子木橋一座冬春水落搭蓋夏秋水漲拆撤職常於拆橋後或委吏目或遣親信家丁赴白堂馬頭密查遇有水夫刁難勒索

等弊卽嚴拿枷號示懲惟查河路修長只白堂橋一座未免民仍病涉復於上年春間勸諭白堂子西二十里之曹娘子等村居民添建木橋一座以便往來卑州北至懷仁縣交界舊站舖三十五里西北至懷仁交界清水河四十里西至山陰縣交界李莊三十五里東至渾源州交界羅家莊四十里南至繁峙縣交界茹越堡四十里道路俱屬寬平並無坡坂惟兩旁有尚未開溝之處亦請俟渠工辦畢於明歲開凍時躡看墊修再通衢種樹枝葉垂蔭行人根芟藉固地脈誠爲有益卑州東西南北五處大路通計有舊存老樹八十五株職到任後於上年曾種一千株本

大同府志

卷之二十六

藝文

十七

年續種三百五十株現共成活二百零一株統俟明歲清明前再行補種造報緣蒙諄諭謹先查明境內河道情形相度水渠地勢繪圖貼說縷細稟聞恭請訓示統祈宗鑒

丁歸地糧稟啟

嚴慶雲

查丁徭一項自康熙五十一年永免加賦之後渾源額徵民尖各丁銀二千七百一十八兩零嗣於乾隆十年奉文飭議酌歸十分之三仍徵丁銀一千九百三十餘兩此後節奉檄飭率以仍舊爲便緣持議者富衿大戶不利丁歸遂謂渾源地薄糧重將丁攤入輸納益艱以致遷就因循久爲窮黎之累慶雲於乾隆三十六年六月履任正當編

審之期無業窮丁紛紛告愬細加查察因從前丁多有業之戶或經衰耗逃亡所承之丁卽在本戶攤賠甚至人盡戶絕則歸里甲均攤遂有無業窮民而身賠二三丁者亦有戶大產饒而止輸一丁者間遇外來寄籍之戶五年編審陞插不過數人不足以紓苦累竊思人戶之興衰數年一變土穀出產終古不易與其令無業之丁懸而無着曷若準任土作貢之義輕而易舉與其偏累窮民向隅莫訴曷若均攤業戶辦納尚屬有資約計民糧每兩攤銀二錢三分九釐零屯糧每兩攤銀七分五釐零合無仰懇俯准丁盡歸糧不但窮黎得以蘇息並詞訟催科亦漸歸簡易矣

大同府志

卷之二十六

藝文

十八

序

明 恒岳志序

王濬初

蓋聞天闢洪濛之宇五岳並奠坤輿人傳渾噩之書千載猶推晉乘惟冀州與青雍荆豫同據上游故恒山偕岱華衡嵩咸稱重鎮十有一月之望秩肇自有虞千數百載之封疆淪於後晉迨更弱宋以迄有元緣飛石以傳訛致曲陽之崇祀鍾簾驟改明禋久闕於冬巡壇墀如存曠典尚需於歲徧惟是洞天福地久著寰中梵刹琳宮藪倅宇下豐碑巨碣鐫歷代之遺文峭壁深巖紀游人之著作若天

寶符興趙圭璧命燕十九種之靈苗奇標神草四五穫之
嘉穀異並蓬根洵朔漠之奧區元靈之秘府也不有紀述
曷稱表章迺以登高作賦之大夫謀及窮愁著書之寒士
猥承授簡勉事操觚地志水經頗肆蒐羅之力山臞野老
不辭咨訪之勞思倍苦於含毫技實窮於刻楮僅同塞白
幸及殺青削藁非慙災梨是懼嗚呼太冲作賦得皇甫而
價彌高楊子談經託侯芭而名益重儻有如椽之筆弁以
珠璣詎惟敝帚之藏榮於華袞山靈其永有耀哉

王文端尺牘序

韓 燿

王文端公尺牘凡八卷既成刻矣先是嗣人兩中書君哀

大同府志

卷之二十六

藝文

十九

彙全帙次第授梓奏疏詩文各爲題辭而至是以尺牘徵
叙言曠得以受而卒業焉此於公集中一體也而未始不
可以闕公夫尺牘之爲用也廣矣交知往來緘題酬答如
第駢聯以絢麗藻纖妙以襲清裁施之於慶頌謝請契濶
寒暄間卽十吏遞供百函競發或可騁才人之致爲之而
至事關要重機判危安質問疑衷稟仰成畫竅言靡得而
與焉故夫書記辭命之流也萃兼長以應對而後幸無失
辭而欲以操觚之頃得算於心而奏成於手庸幾乎公之
書牘暨啟狀儷體非不采溢瓊璣響諧宮徵而情以緯物
質有其文其它書奏揆事抒衷端言覈論傲悰畢露而文

爛然而又有異焉者公自官史局蚤負物望四方之士延慕聲光書題殷湊每得一赫蹏奉爲駟壁比躋揆席迨秉政機諸方隅握重之臣時以軍國大計取決廟謨而公晨趨密閣擬渙汗之絲言夕發郵筒授機宜之石畫諸如封疆備禦之堅瑕關塞情形之勁弱戰守聲實之先後以至漕河疏塞之急緩水田開墾之拂順鹽筴鼓鑄之壅通莫不燭照幾先符合事後默持一是而潛醜紛疑銖分不失也公爲文不屬藁其啟奏報章據案占答斤削不加而辭旨具足此非識畧裕於中藏而倉黃以之批導能乎哉昔人論文貴切世用公之制作其鴻篇偉構用以颺謨潤

大同府志

卷之二十六

藝文

二十

猷者固自有在乃至經國之先籌救時之秘畧不出尺幅而緒餘概見則是編也不必弦次集中卽以之孤行於世可也爨以鄉邦後進未得望見門牆而於公立朝大節儀世高徽慕嚮之私不能獨後里居每得公文輒肅衣冠讀之諸箋答名言亦時得之臚聞如其自叙有云入告退言一心一口又云內不敢求知於宦官宮妾外不敢得罪於賢士大夫又如以虛心觀理專而有漸爲諫諍之宜以功可相成不必自我爲柄事之宜以進身安靜門徑遠迹爲始仕之宜嘗意斯言定能垂世而茲以參之全牘非經濟之緒言卽提修之箴 不以竿牘視而以典訓求無之而

非可誦可法者也有志之士曠代得師而况邦之哲人典刑非遠象賢競爽詔我師模讀其文想見其人未贊一辭仰止而已抑晉之先大夫不有望九原而知所與歸者乎
騰三立之前修闕一斑而自淑固上願也託姓字於簡端附聲施以永世則猶其次焉者矣萬歷丁巳歲孟春穀旦

國朝

知非錄序

魏象樞

知與行是一乎是二乎竊嘗疑焉自姚江倡爲致良知之說其於大學之致知格物猶未大失也惟當日及門之士頓悟者多謬謂朱子卽物窮理爲支離之學而以沿門持鉢鄙之俾一部大學幾墮禪窟中余母閱至此未嘗不廢

大同府志

卷之二十六

藝文

二十一

書而嘆也應州左翼宸先生著知非錄一帙寄余商訂三百里之遙如同堂焉旣卒業知爲先生篤行之事欲然若不自足者筆之於書一以自勉一以勉人也余維大學所謂格物只在天理人欲處格之卽物窮理正孔門眞派今觀此錄自立身行已以至待人接物之間步步踏實務去人欲合天理而止知病卽藥知非卽是此卽先生耄年好學實錄也四十九年云乎哉昔陳布衣云眞能知之則行在其中矣余反一語曰眞行之則知在其中矣因附先生道誼之末不敢以過譽聞願與先生共勉之

開荒晉秩序

魏象樞

間嘗與士君子譚吏治有今人與古人異者不必盡求其同亦有今人較古人難者不必盡求其易祇求不負君民所學者爲循吏此循吏所以不多覩也平子王公以泰下名宿抱牧民禦衆之才令雲中雲中兵民雜處田者久荒不雜多逋賦風俗侈而健訟公下車後剛柔緩急協之道不數月而民治會姜逆猝起崎嶇戎馬間全家陷賊穴不暇顧單騎諭邑里之應賊者皆下消戰壘供芻糗王師從枕席上過專討姜逆羊酒日至無留行久之郡城拔

上命公令大同如故縣毀以西安堡爲治所取創殘餓羸之

大同府志

卷之二十六

藝文

二十一

餘導壅理焚生枯壯弱出入握蛇騎虎未有數困難行之事解嚴下子遺之門荆棘茫然彌望鮮覩炊煙者登隴畝而循阡陌之間所在皆石田耳頃奉有開墾荒田三年起科之令公遂懸十格爲招集要領如禁勾攝省徵調給田舍貸種粒等事皆古人行之有成效者公且招且勸農事以外不及其他故人民雖遠在鄰界者亦坦然畊而不疑浹歲成田九百七十餘頃督府廉公治狀爲雲中最事入當

上意俞陞一級時公爲小司寇猶錄宰雲中勞蹟邀

天子恩不更異於當日無赫赫名者乎憶公自單騎招降時

性命身家輕於鴻毛循資陟西曹口不言功是公不負君
也余向捧

詔過三雲父老爲言逆賊之害曰喪亂餘生賴公保全多今
丁男老穉屋居火食一穀二穀三穀青旗白酒歲歲社臘
以爲安伊誰之力是公不負民也而自公視之但曰吾有
負於君若民已耳斯其學何如哉遂不辭質言之以慰雲
中父老子弟併以勗公遠業云

雲鎮經費錄序

胡文燦

國家經費一書監觀前代斟酌官民允矣一王定裁
昭代之平準書也前守王君永命刻雲鎮經費錄議一冊

大同府志

卷之二十六

藝文

二十三

已不啻縷縷言之矣然詳均徭而不開厥土厥賦議者謂
挂此漏彼未盡歎曲嚴職掌者細加攷覈務使絜飭精詳
永爲遵守余不敏實領郡事敢憚煩會計不奉若令甲乎
周禮大臣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譬人身血脉令之融液
貫輸無底痞膺以殄厥病後世魏惺盡地病在田膠東僞
增病在戶三征並用民斯病矣二十取一如病國何上下
交相病而凋劫疲癯之害究有不可言者大司農所以翬
翟焉費幾許心力準諸量入爲出而師其意於賦役全書
余承是亟偕心計吏條分縷晰顛究盡一總計一府中所
屬州縣屯衛土田人丁除已準拋荒外見在之田與見田

之賦若干已經審編定見在之丁與見丁之銀若干又計一府中所屬官俸吏糈祭飭賓饗各項雜費若干炤其數以經畫俾缺者補之賅者截之長短者挹注之卽未能舉鞭運籌泉流地上亦度幾仰副責成至意通痞塞而起凋敝國杼衿肘之患民免皮毛之嗟乃知部計老成謀國擘畫遠而碩慮周也說者曰錢穀一計吏事無庸是鼠尾更漏甚嗚呼積貯係天下大命賈生非庠論也況在定鼎垂治之初

天子方綜覈名實數問歲登耗寧得等之米鹽零碎云昔李贊皇元和國計簿必以田賦爲第一議范蜀公蘇文忠公

大同府志

卷之二十六

藝文

二十四

兄弟終日講究役法所慮忽焉而不詳豈謂詳焉而過慮乎故曰告司馬君實正自不得不言之多也順治辛卯冬日識

任勇烈詩文集序

陳宏謀

余於乾隆戊辰再撫秦中聞數月前固原有兵譟之事固原爲提督駐劄地將領備弁重兵雲集何以有此詢其釁由俱云督帥調度失宜兵心不靖變起夜半城外已被焚掠四城半爲所陷商民震恐勢同燎原而奮力勦撲則賴游擊任公親率麾下兵數十出而迎擊於馬上手刃悍卒十餘人號召連追仰仗

聖主聲靈遠播逆勢乃却攻撫兼施全城以定余以內地額
兵敢有此不逞之徒抗拒戎行幸有任公身任其事奮擊
於前安撫於後任公之勇畧過人誠將領中不可多得者
推其知勇於以制伏外敵豈非干城上選緩急可恃者乎
未幾金川土酋不法

天師聲討公方入

覲在都急請從戎

天子嘉其前勞鼓其後效擢鎮川東卽令馳赴軍營公感激
殊恩誓以死報力攻險要手勦巖碣大功垂成而中創要
害力不能支猶復奮起刃賊百餘

大同府志

卷之二十六

藝文

二十五

天子聞而憫之厚加優恤賜蔭其子公奮不顧身爲赤忠報
國之臣而

聖主卽以此示優獎忠義之鉅典也公樞歸過西安余出郊
迎而哭之奠於靈輻嗚呼公之見義勇爲見危授命古稱
名臣不過如此均已上徹

宸衷遠近將帥文武諸臣亦無不咨嗟歎賞以爲難能公可
以不愧可以不朽矣今余官京師公之長子承恩任福建
游擊次子承緒任京營守備恭錄

諭祭碑文及昭忠祠傳並哀公詩文遺墨彙爲一集將以
授梓持以見余余閱之益知公之忠義本於性生其於用

兵禦敵之道亦已講求有素居家孝友一片血誠悉秉大義重名教一門之內互相勸勉詩句直抒性靈慨當以慷不欲與文人學士爭工拙則今口之奮勇直前以國事爲重而不屑屑於身家之計於所遺文札中可以想見其概所謂節義原於天性勇畧由於學術其信然乎公今徃矣而功著旂常名垂後世於公志已無遺憾公子二人皆具有用才守忠孝之家訓爲國宣猷以酬先志余固有厚望焉

大同府志卷之二十六終

大同府志

卷之二十六

藝文

二十六